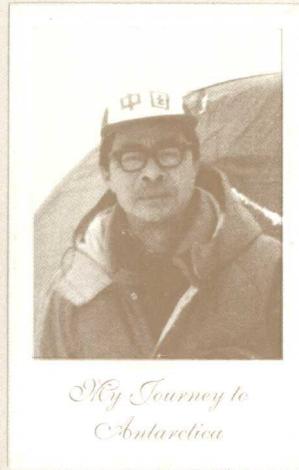


我的南极之旅



The Oral History of Science in 20th Century China Series
20世纪中国科学口述史

金涛 著

教育出版社



谨以此书献给我的妻子管素梅

我的南极之旅

My Journey to Antarctic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的南极之旅/金涛著. —长沙: 湖南教育出版社, 2012. 6

(20世纪中国科学口述史/樊洪业主编)

ISBN 978 - 7 - 5355 - 9625 - 3

I. ①我… II. ①金… III. ①纪实文学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134638 号

书 名 20世纪中国科学口述史
我的南极之旅
作 者 金涛著
责任编辑 李小娜
责任校对 周晔 刘源
出版发行 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长沙市韶山北路 443 号)
网 址 <http://www.hneph.com> <http://www.shoulai.cn>
电子邮箱 228411705@qq.com
客 服 电话 0731-85486742 QQ 228411705
经 销 湖南省新华书店
印 刷 湖南天闻新华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1000 16 开
印 张 22.5
字 数 272 000
版 次 2012 年 6 月第 1 版 2012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5355 - 9625 - 3
定 价 60.00 元



《20世纪中国科学口述史》丛书编委会

主 编：樊洪业

副主编：王扬宗 黄楚芳

编 委（按音序）：

樊洪业 李小娜 黄楚芳 王扬宗 熊卫民

杨 舰 杨虚杰 张大庆 张 黎

主编的话

以挖掘和抢救史料为急务

自文艺复兴以来，西方经过宗教改革、世界地理大发现、科学革命和产业革命，建立了资本主义主导的全球市场和近代文明。在此过程中，科学技术为社会发展提供了最强大的动力，其影响至 20 世纪最为显著。

在从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的转型中，国人知识结构的质变，第一代科学家群体的登台，与世界接轨的科学体制的建立，现代科学技术学科体系的形成与发展，乃至以“两弹一星”为标志的一系列重大科技成就的取得，都发生在 20 世纪。自 1895 年严复喊出“西学格致救亡”，至 1995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确定“科教兴国”的国策，百年中国，这“科学”是与“国运”紧密关联着的。百年中国的科学，也就有太多太多的行进轨迹需要梳理，有太多太多的经验教训需要总结。

关于 20 世纪中国历史的研究，可能是格于专业背景方面的障碍，治通史的学者较少关注科学事业的发展，专习 20 世纪科学史者起步较晚，尚未形成气候。无论精治通史的大家学者，或是研习专史的散兵游勇，都共同面临着一个难题——史料的缺乏。

史料，是治史的基础。根据 20 世纪中国科学史研究的特点，搜求新史料的工作主要涉及文字记载、亲历记忆、图像资

料和实物遗存这四个方面。

20世纪对于我们，望其首已遥不可及，抚其尾则相去未远。亲身经历过这个世纪科学事业发展且作出过重要贡献的科学家和领导干部，大都已是高龄。以80岁左右的老人为例，他们在少年时代亲历抗日战争，大学毕业于共和国诞生之初，而国家科学事业发展的黄金十年时期（1956—1966）则正是他们施展才华、奉献青春、燃烧激情的岁月。这些留存在记忆中的历史，对报刊、档案等文字记载类史料而言，不仅可以大大填补其缺失，增加其佐证，纠正其讹误，而且还可以展示为当年文字所不能记述或难以记述的时代忌讳、人际关系和个人的心路历程。科学研究过程中的失败挫折和灵感顿悟，学术交流中的辩争和启迪，社会环境中非科学因素的激励和干扰等等，许多为论文报告所难以言道者，当事人的记忆却有助于我们还原历史的全景。

湖南教育出版社欲以承担挖掘和抢救亲历记忆类史料为己任，于2006年启动了《20世纪中国科学口述史》丛书的工作计划，在学界前辈和同道的支持下，成立了丛书编委会，于科学史界和科学记者群中招兵买马，认真探索采访整理工作规范和成书体例。通过多方精诚合作，在近两年中已出版图书20种，得到了学术界和读者的认可。

近年兴起的口述史（Oral History）热潮，强调采访者的责任，强调采访者与受访者之间的互动，强调留下“有声音的历史”。不过，口述史内容的“核心”是“被提取和保存的记忆”（唐纳德·里奇《大家来做口述历史》）。把记忆于头脑中的信息提取出来，方法上有口述与笔述之差别，但就获取的内容而言，并无实质性的差别。因此，本丛书当前在积极组织从事口述史采访队伍的同时，也积极动员资深科学家撰写回忆文本，

作为“笔述系列”纳入到本丛书中来。

科学，作为一种社会事业，除科学研究之外，还包括科学教育、科学组织、科学管理、科学出版、科学普及等各个领域，与此相关的人物和专题皆可列入选题。

本丛书根据迄今践行的实际情况，在大致统一编辑规范的基础上，将书稿划分为5种体例：

1. 口述自传——以第一人称主述，由访问者协助整理。
2. 人物访谈录——以问答对话方式成文。
3. 自述——由亲历者笔述成文。
4. 专题访谈录——以重大事件、成果、学科、机构等为主题，做群体访谈。
5. 旧籍整理——选择符合本丛书宗旨的国内外已有文本重新编译出版。

形式服务于内容，还可视实际需要而增加其他体例。

受访者与访问整理者，同为口述史成品的作者。忆述内容应以亲历者的科学生涯和有关活动为主线展开，强调以人带史，以事系史，忆述那些自己亲历亲闻的重要人物、机构和事件，努力挖掘科学事业发展历程中的鲜活细节。

书中开辟“背景资料”栏，列入相关文献，尤其注重未经披露的史料，同时还要求受访者提供有历史价值的图片。这些既是为了有助于读者能更好地理解忆述正文的内容，也是为了使全书尽可能地发挥“富集”史料的作用。

有必要指出，每个人都会受到学识、修养、经验、环境的局限，尤其是人生老来在记忆力方面的变化，这些会影响到对史实忆述的客观性，但不能因此而否定口述史的重要价值。书籍、报刊、档案、日记、信函、照片，任何一类史料都有它们各自的局限性。参与口述史工作的受访者和访问者，即便是能

百分之百做到“实事求是”，也不能保证因此而成就一部完整的信史。按名家唐德刚先生在《文学与口述历史》一文中的说法，口述史“并不是一个人讲一个人记的历史，而是口述史料”。史学研究自有其学术规范，不仅要用各种史料相互参证，而且面对每种史料都要经历一个“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过程。本丛书捧给大家看的，都是可供研究20世纪中国科学史的史料，圈限于斯，珍贵亦于斯。

受访者口述中出现的历史争议，如果不能在访谈过程中得以澄清或解决，可由访问者视需要而酌情加以必要的注释和说明。若对某些重要史实有不同的说法，则尽可能存异，不强求统一，并可酌情做必要的说明或考证。因此，读者不必视为定论，可以质疑、辨伪和提出新的史料证据。

本丛书将认真遵循求真原则和史学规范，以挖掘和抢救史料为急务，搜求各种亲历回忆类史料，推动20世纪中国科学史的研究！

欢迎各界朋友供稿或提供组稿线索，诚望识者的批评指教。谨以此序告白于20世纪中国科学史的研究者和爱好者。

樊洪业

2011年元月于中关村

前　　言

我喜欢冬天，喜欢漫天的雪，喜欢冰雪的原野和冰雪中沉睡不醒的小湖。

如今终于来到南极，这是一个只有冬天的寒冷、孤寂的世界。

这里动人的还是雪景，雪花一年到头依恋着寒冷的大地。不论什么时候，你爬上寒光凛冽的冰原，或是走向山中幽暗的谷地，或是踯躅在浪花拍岸的海滩，雪花毫不经意雕琢的风景，总是那样令人惊喜，令人感动。下雪是十分神圣的时刻，伴着黎明和黑夜而生的雪花，不知什么时候，也不知来自何方，漫天雪花像无数的小精灵在天上飞来飞去，一边编织天幕最灵动的图画。它们静静地飞翔，从容地、不慌不忙地，仿佛要尽量延长在天空散步的时间。因为它们知道，那飘逸的、婀娜多姿的飞雪是它们的花季年华，展示了它们的青春与活力。一旦降落在地，就意味着告别浪漫的青春，寒冷将凝固它们的生命，变成亘古不化的冰川了。

多数的时候，飞雪是与暴风结伴而来，那就很少有诗意了。暴风雪是这儿的常客，它往往令人想起性格暴戾的娇惯坏了的野小子。它是那么狂傲，不耐烦地吹着尖厉的口哨，挟裹着飞雪，从海湾掠过冰原，向着岸边的考察站横冲直撞而来。刹那间，天翻地覆，海起狂澜，天地昏暗，什么也看不见了。

海中的陡崖和礁石隐而不见，躲在冰上的企鹅、海豹不见踪影。仿佛是几百辆蒸汽机车同时怒吼，发出震撼大地的呼啸。暴风雪粗暴地推攘一切挡在面前的东西，不管是笨重的运输车辆，还是屹立在冰坡上的房屋，只听见钢铁的撞击，撕裂的呻吟，痛苦的悲号，久久不息。多少个夜晚，我被暴风雪从梦中惊醒，不得不钻出睡袋，冒着风雪抢救栖身的小帐篷。即使后来住进了坚固的考察站，但那恐怖的风声也使人难以入睡。

可怕的南极的风雪啊！

南极的景色比起世界任何地方都要单调，这是实情。这广袤的大陆和许多岛屿，居然找不到一棵树，没有高大的乔木和丛生的灌木，也见不到鲜花和碧绿的草地。我在冰天雪地里跋涉，举目四顾，找不到哪怕一星半点的绿色。寒冷挡住了春天的脚步啊！可是有一次，我在经常走过的山坡上，在我的脚底下，竟然发现了亮晶晶的玻璃似的冰壳，那里一个个隔开的小空间，如同微小的玻璃温室，充满黄澄澄的阳光。我惊讶极了，不由得躬身屈腰，俯看着冰壳底下，里面居然生长着南极的植物地衣，绽放着绿色，洋溢着生命的热情，那一片冰雪似乎变成了绿茵茵的草地。在寒冷的南极，在没有土壤的冰下，生命如此顽强地抗衡着环境的恶劣，这是多么伟大、多么迷人的风景！

我还记得，当夏天的太阳像玩疯了的孩子半夜里还呆在天空的“白夜”时分，我也时而坐在海边积雪很深的高地上，向着远方眺望。那海天相接之处，昼与夜交替的精彩表演正在拉开序幕。绚丽的云霞和波动的海水蒙上了浓浓的睡意，似乎再也打不起精神了，可是那顽皮的太阳却把眼睛睁得大大的，尽管哈欠连连，却挣扎着，跳跃着，企图抵抗不断袭来的睡意。这时，风停了，浪也息了，冰上的企鹅们熬不过，也垂头缩颈

停止了喧哗。终于，像是乐池中的指挥一声令下，厚厚的紫水晶色大幕从天际垂落，掩盖了橙黄的黄昏和红石榴似的海水，白的冰岸、银的雪原都沉入暮霭，漫长的白夜终于闭上眼睛睡着了。

这时，我不仅领略了黑夜征服白昼的艰难，也从这一幕光明与黑暗的天象变化，理解了生与死的交替。死亡是这般的庄严，这般的辉煌！在生命无可奈何地走向死亡之前，尽管心里知道这一天这一刻是必然会来的，任何人，天王老子也好，一介草民也好，谁也休想躲过这一劫，那么就在死神降临之前，像夏日南极的太阳一样，活得有滋有味，活得多彩多姿，活得让人难忘吧。

《我的南极之旅》是两次前往南极的记录，一次是1984—1985年，一次是1990—1991年。在这些难忘的日子里，我与参加南极考察的中国科学家们和海员们的近距离接触，在风雪中，在风浪颠簸中，在生与死的搏斗中和他们一起度过的那些日日夜夜，才是最值得怀念的。

本书正文分为三篇，第一篇《暴风雪的夏天》，是首次赴南极回国后应光明日报出版社之约写成的，1986年12月出版。10多年后，湖南教育出版社汇编一套《中国科普佳作精选》，该书有幸忝列末座，于1999年再次出版。

第二篇《重返南极》和第三篇《踏上归途》是1990—1991年前往南极的随笔。这次，我没有采访任务，但也积累了不少素材，回国后除《光明日报》发表了几篇通讯，其余的大部分，包括“夏至登雪山”、“纳尔逊岛的捷克站”，以及复活节岛、塔希提岛（大溪地）、塔斯马尼亚岛的见闻，散见于国内多家报刊，记得有《科技日报》、《中国科学报》、《科幻世界》、《知识就是力量》、《科学与生活》等，但始终未能成

书，有些内容多年来也未加整理。如访问许光健大使的重要谈话和乘直升机访问乔治王岛各国考察站的情形，这次是第一次披露。此外，附录的三篇文字，也透露了中国早期南极考察史上的人与事，多少有一点史料价值。

我一直认为，新闻记者采写的新闻是短命的、转瞬即逝的，一旦时过境迁，记者笔下的文字也就与时俱亡了。因此，虽然大半生从事新闻采访，接触了一些人与事，写过一些或长或短的文字，但我也是随写随风而散，并不想去留下什么永恒。如今中国首次南极考察已经过去27年，我听小儿金雷说，他不久前去了长城站，当初建设的楼房不堪风雪严寒已成危房，我脑海中的记忆和当年的文字也愈加渺茫、模糊了。

应《20世纪中国科学口述史》丛书编委会之邀，我将过去采写的有关南极的文字、照片整理出来。遵循丛书有关规定：选题内容须以作者“亲历”叙事为原则，此次重新出版，加配了图片，删除了《暴风雪的夏天》第五章概述南极探险史的有关内容，更换了小标题，第一章开头部分做了一点变动，其他内容基本维持原貌。

借此机会，向我的亲人表示感谢，感谢他们对我去南极的理解和支持。向湖南教育出版社表示感谢，并向新华社驻智利记者刘瑞常、光明日报驻澳大利亚记者薛福康，人民日报驻阿根廷记者管彦忠以及他们的夫人，表示衷心的迟到的谢意。

2011年6月于北京

CONTENTS

目录

前言	001
第1篇 暴风雪的夏天	002
我的梦	002
到南极去	005
地球最南端的城市	008
最后一个晚上	017
南极地名是一部探险史	025
前面发现了冰山	031
你好，乔治王岛	037
初访南极洲	044
新年之夜	053
邻里之间	061
访问企鹅的王国	074
风雪长城站	083
冰海探险	094
象岛和磷虾	105
挺进南极圈	118
别林斯高晋海的风暴	126
登上雷克鲁斯角	138
乔治湾的死火山	148
舟中夜话	157
大海的礼物	167

崛起在冰原的长城站	177
载入史册的 2 月 20 日	192
再见，南极洲	204
茫茫天涯路	211
第 2 篇 重返南极	220
第七次中国南极考察队	220
从洛杉矶到墨西哥	226
第 14 届南极条约协商国会议	232
飞向白色世界	235
难熬的冬季	239
海豹来访的惊喜	241
“废物官员”的职责	243
追踪太阳的人	245
极夜情也浓	250
与马丁教授重逢	256
突访各国考察站	260
夏至登雪山	265
纳尔逊岛的捷克站	270
第 3 篇 踏上归途	278
复活节岛初探	278
夜走大溪地	285
悉尼访许光健大使	295
怀念塔斯马尼亚岛	298
附录	307
啊，南极洲（报告文学）	308
他长眠在南极冰原——纪念高钦泉	321
献身海洋科学的吴宝铃	328
参加中国首次南极考察的新闻记者	338
人名索引	340

人生的道路常常是难以意料的，仿佛冥冥之中有谁在暗地安排，使人捉摸不透。

大约是鬼使神差吧，虚度年华的若干年后，南极洲突然闯入我的生活，搅起一阵不小的波澜。1981年春天，我跑到北京东部国家海洋局简陋的招待所，缠住了刚从南极归来的董兆乾，他是一位年轻的海洋学家。此前不久，1980年的冬天，他和中国科学院地理所的地貌学家张青松，作为我国第一批科学工作者应邀到澳大利亚设在南极的凯西站访问。我是从新华社的消息获悉此事的。我从直觉出发，感觉此事的深远意义尚未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说句冒昧的话，新华社的报道虽然发表在先，但我认为还有深入采访的必要，尽管这个馍别人已经啃过，但我还想再嚼它一嚼，也许还有不少令人感兴趣的内容。

第1篇

暴风雪的夏天

我的梦

我的南极缘可以追溯到很久以前……

50多年前的一个冬天。寒风凛冽，北京郊外的田野一片单调的土黄色，旋风不时卷起一阵沙尘，把地上的落叶吹向天空，吹向行人。

天刚亮，我就骑着一辆自行车，飞快地从西郊海淀奔向西直门。我就读的大学早已放了寒假，同窗好友大多回家过春节去了，只有我们几个穷学生还待在举目无亲的北京。那年月，回家探亲的川资对于我们是一笔相当可观的开销，尽管千里之外的慈亲望眼欲穿，我们也不能回家去。

出了一身汗，也灌了一肚子风，自行车把我从郊外的未名湖畔送到繁华的王府井大街。还要补充一句，那年月，我们这些住在西郊的穷学生，进一趟城也要掂量掂量。记得在大学待了6年，除了参加国庆游行，由清华园坐火车到朝阳门，然后步行到东单，几年里进城的次数寥寥无几。存

了车，我便径直奔往外文书店，目标很明确，我用积攒的零花钱买了两幅地图，俄文的南极和北极地图。那时候，外文书店还经销苏联的原版地图，现在大概很难遇见了。

两幅地图花了多少钱我已忘了，大约不太贵。还买了一张油画的印刷品，画面是雨后的橡树林，金色的阳光透过浓密的树冠，映出雨后的林中水洼，俄罗斯画家的作品。但是我更珍惜那两幅地图，它们一直保存在我的身边，直到十年浩劫，连同我的十几年的日记一起烧了。

记不清楚当时为什么跑到王府井去买这两幅地图，也许是青春时代的梦吧，那时候做过好多天真的梦，现在回想起来都觉得好笑。但是，当时的我却是挺认真的，当做那么一回事。年轻时生吞活剥地胡乱读了一些书，南北极的探险记，阿蒙森、斯科特征服南极的英雄壮举，尤其是俄罗斯和苏联作家笔下的北极，那广阔的冰原、奇冷的冬天、神奇的白夜、挤成一堆的浮冰，以及驾着狗拉爬犁的爱斯基摩人和北极探险者，都引起我的无限向往。当然我知道，不论是北极和南极对我都是遥远的，像可望而不可即的月球，但我仍然幻想着，幻想有一天去远征那个寒冷的冰雪世界。

青春时代的梦很快就从脑海里遗忘了，那两幅地图的失去也并未引起我多大的惋惜。时光的流逝使我变得更加现实，不再去做无谓的空想。在祖国 960 万平方千米的锦绣江山里，我尽可以充分利用作为一名记者的便利，去探索，去漫游，去发掘生活的宝藏。我曾经这样想过。

人生的道路常常是难以意料的，仿佛冥冥之中有谁在暗地安排，使人捉摸不透。

大约是鬼使神差吧，虚度年华的若干年后，南极洲突然闯入我的生活，搅起一阵不小的波澜。1981 年春天，我跑到北京东郊国家海洋局简